

後漢書

列傳

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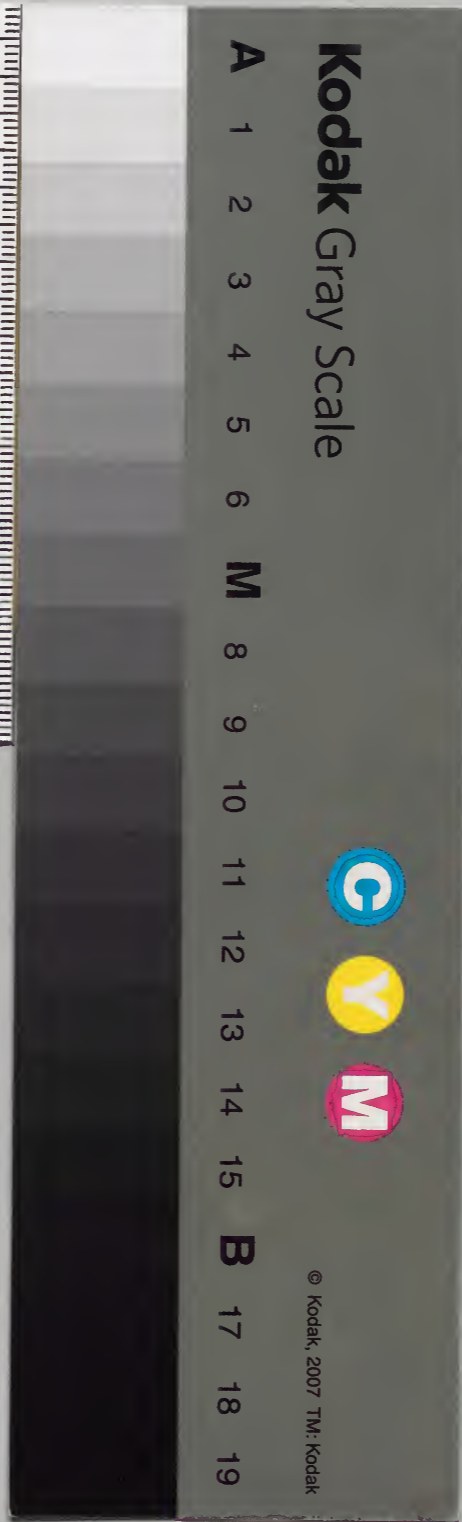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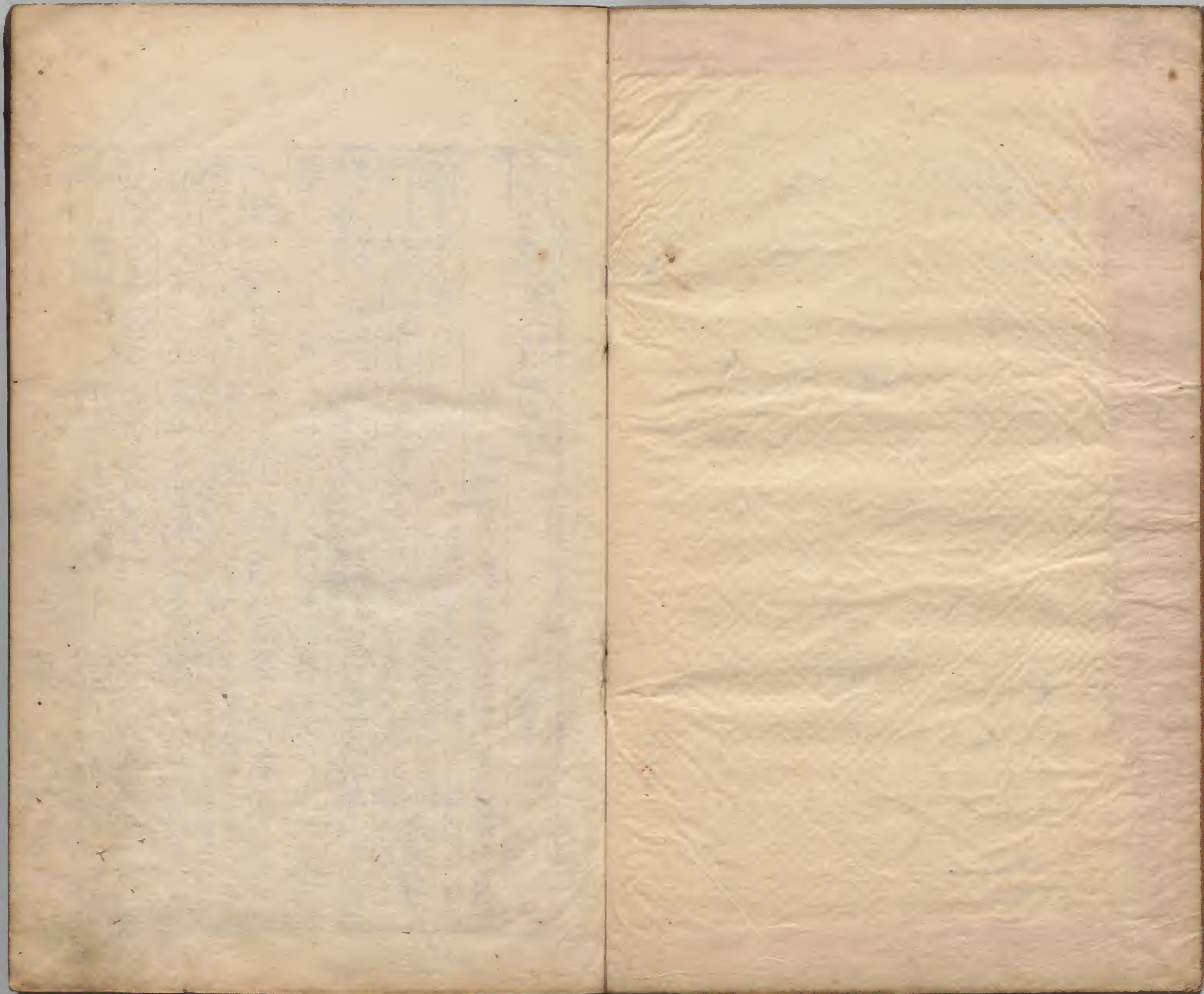
五

漢書門			
五〇	四一	二七	類
一三	二二	九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五〇	一七	漢書
二九	九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7
冊數	19	(5)
函號	279	70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漢書十一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文盛高激傳汝舟校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帝王

生子張納平林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各犯法續漢書曰

客家有酒請游激飲賓客醉歌言朝亨兩都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

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

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鳥菰而

食之更相侵奪爾雅曰為鳥菰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

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

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

林中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數

合離鄉置大城中即其義也綠材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也數

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王莽荊州牧某史闕發奔命二

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大

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之鈞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

殺牧遂攻拔竟陵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鄧州長壽縣南轉擊雲杜安陸安陸縣屬江夏郡今

安州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

年六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

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續漢書北

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

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平林人陳牧廖湛廖音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

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掾欲其安集軍

名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

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為

更始將軍眾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

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涿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皇帝

位南面立朝羣臣素儒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夫

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為國三

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

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死六月更

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為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

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為大司徒前鍾武疾劉

望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

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為天子以尤為大司

馬茂為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風俗通曰哀

後因蓋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

以為姓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合羽然響

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
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
王莽於漸臺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與之後漸臺水所漸開故以為名收璽綬
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
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
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工匠衣章至皆
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
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
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
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
門三馬皆死續漢書曰馬觸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
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十備列後庭自鍾鼓皆張

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
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首刮席不敢
視怩顏色變也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
宮省父吏各驚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
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
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
劉歙為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劉信為汝陰王後
遂立王匡為比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衛尉
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
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王尚書胡殷為隨王
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鄭城縣南也五威中郎
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大司空陳

牧為陰平王陰平縣屬廣漢國驃騎大將軍宋佗為潁陰王尹尊

為鄧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

鮪為左大司馬劉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

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

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

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

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

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

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抵擊也趙萌專權

威福自己部更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

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

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

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檐榆諸干罵詈道

中檐榆諸干見光武紀劉漢志曰時智者見之以為非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厭妖也其後為赤眉所殺也長安

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公羊傳曰軍師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

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

河海春秋漢合學曰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故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為帝佐以

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

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

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

資亭長賊捕之用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探專捕盜賊也而當輔佐綱維之任

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

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對梁惠王曰以若所為求

若所欲猶緣木求魚也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

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

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重乎未嘗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也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

隆周文濟濟之美割絕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更始怒繫淑詔獄自

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

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

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

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

為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

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縣也聚黨數千

人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薛鳳

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

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務鄉音莫老反

以為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徐宣樂崇等入至弘農枯澗川

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即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

務蓋在今魏州湖城縣之間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

守河東為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

鄭華陰間且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

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死王等兵事若不集

復入湖池中為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為然共入說更

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

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振以拒之振音子侯反讀漢志曰新豐有鴻門亭振

城即張卬廖湛胡毅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

立秋日驅虜時共劫更始前書音義曰驅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雖州北郡以八

月朝作飲食為贖其俗語曰贖
贖江伏龜音丑于反贖音囊 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

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卬等皆入將悉誅之唯

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

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

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且將妻子

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

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

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卬於城

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

在其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

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

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

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

三輔黃圖曰洛城門三輔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

厨官俗名之為厨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 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

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

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

尉嚴本本或作平或作丕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為屯

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

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

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

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

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

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

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

虐皆憐更始而張印等以為慮謂祿曰令諸營長多欲篡

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

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

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

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為襄邑侯奉更

始祀歆為穀孰侯鯉為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

巡嗣復徙封灌澤侯襄邑即春秋襄牛地也今為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

州縣也灌澤縣今澤州縣故曰徙封卒子姚嗣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時有

未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且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東觀兵孟津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

紂可伐矣武王未可乃還師漢起驅輕黠烏合之眾輕黠謂輕銳黠也烏合如烏鳥之羣合也不當

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旃之所搗及搗與書文之所通被莫不

抗戈頸額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

為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陳項且猶未興况庸

庸者乎

劉盆子者太山武人武縣名中典縣發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高帝孫

祖父憲元帝時封為武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為武

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

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書曰呂母子各有為游激犯罪也呂母怨宰密聚客規

以報仇母家素豐贖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

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

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

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

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之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

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

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

為猛字謚與

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眾至數千呂母自

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

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

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

於莒

東觀記曰樊崇字細君

眾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

饑寇賊蜂起群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

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揚音

東觀記曰逢音龐安字少子東莞人也徐宣字驕釋

謝祿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

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

下轉掠至姑幕

姑幕縣名故城今在密州莒縣東北之薄姑氏之國

因擊主柔探湯彥由

況大破之

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

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

至太山留屯南城

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因以為名也初崇等以困窮為寇無

致城徇地之計眾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

償創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

號三老次從事次卒更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廉

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

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

人追至無鹽

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

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

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

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眾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

遂寇東海與王莽汧平大尹

王莽改東海郡曰汧平以郡守為大尹

戰敗死者數

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

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

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為列

疾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
 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逢安為一部徐宣謝祿揚
 青為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
 陽翟引之渠今汝州梁縣也擊殺河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
 疲敝厭兵厭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
 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
 渾關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河圖括地象曰武關山為地門兩道俱上為天齊星前書曰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州伊關縣西南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尅勝衆遂大集
 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
 華陰軍中常有齋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以其定諸呂安社稷
故郡國多為立祠焉益承其後故軍中祠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
賊天子也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然更始殺

劉盆子

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
 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
 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
 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今華州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
 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為帝
 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
 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即封為式侯
 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
 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
 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
 劉孝最為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
 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札簡也笥篋也遂於鄭北

後漢書

卷之...

...

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
三六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
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
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復還依依卿俠卿
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髮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
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
以為各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直其屨履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即半頭幘之製也
文也蓋直刺其乘軒車大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緹
油屏泥於戟前絳檐絡轡轡也車
文以為飾也而猶從牧兒遨崇雖起勇
力而為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
共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
馬自揚音以下皆為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
連和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曰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
頭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名東都門入長安城

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呼謹呼也

拔劔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

剽奪之剽劫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

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

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古者記事
書於簡冊

相背向大司農揚音案劔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

臣之禮反更殺亂肴亦亂也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相拒而殺
之曰格

更相辯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

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

啼泣獨與中黃門共卧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

廷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

後漢書

蘆菴根爾雅曰葦蘆菴音步
山反菴字或作菴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

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甘泉宮有
祭祠之所

樂人謂掌祭
天之樂者也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入數

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

恐兄弟俱禍密熬盆子歸望綬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

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

厚立且一年肴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

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

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疾事邪劉恭為式疾言衆
立天子非恭所預恭惶

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綬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

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

此皆立非其入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

責者無所離死離避也誠真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噓唏

希與
殺同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

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

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

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

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

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為猛盛衆號百

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
青蓋左右駢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

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

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

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

匣驗者率皆如生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為札長尺廣一寸故赤
半為匣下至足綬以黃金纒謂之為玉匣也

眉得多行姪獫狁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

解夷縣屬右扶風也

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

桂宮

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

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

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

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稟街中

三輔舊事曰長安城中

稟街

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

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

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

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

拔赤眉旗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

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

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為

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

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

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還路

勅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

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

在今號州湖城縣西南

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

之於嶠底

即嶠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

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

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

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

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

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

與熊耳山齊

宜陽縣故城在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

也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日大
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
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
室無蚩者釋名曰蚩穢也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
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
臣等出長安不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
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
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說文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佼音古巧反佼佼貌也又
詩曰倭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巧反言佼佼者凡傭之人稍為勝也
曰諸卿大為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弱社稷汙井竈謂音奴
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
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

劉盆

首降自以為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
妻子居洛陽賜宅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
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
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為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
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
官地以為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
國置均輸官以相
均輸故曰均輸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假借也言聖公初起無所聞知借我中
與風雲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阻特盆子探符雖盜
皇器皇器謂天位也乃食均輸

劉盆子列傳第一

主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三

後漢書十二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穀傳汝舟校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為

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代孫也好奇數術任俠於趙

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

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莽傳曰時男子武仲自稱劉子輿郎緣是詐稱真子

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

日乃解遂隻身就館趙后欲殺之趙飛驚也偽易它人子以故

得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與年十二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識

謂知天命也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丹陽楚所封地在今歸州秭歸縣東也二十還長安

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須待也林等愈動疑惑乃與

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

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

後漢書

卷三

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
 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
 止於王宮故趙王之宮也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育為大司馬張
 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
 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
 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解形河
 濱削迹趙魏解形猶脫身也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
 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
 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先驅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徙故春陵近衡山故曰南嶽諸劉也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
 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
 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與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

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天子所在疑
 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疆
 者負力負恃也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瘳傷也朕甚
 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
 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
 而靡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定信都走趨也音子互反發兵徇旁
 縣遂攻栢人不下議者以為守栢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
 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剋耿
 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
 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
 滿續漢書滿作滿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
 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

後漢書

卷三

三

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與者乎威
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顧猶威曰邯鄲雖鄙
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
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邯少傅季立為反間開門內漢兵
遂拔邯邯即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
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豪之文為王莽所誅

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為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
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為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
夫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
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
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絞是時東海人

劉永者

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
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
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
初陳留人蘇茂為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
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
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
為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
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
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為蓋延所敗茂奔還
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為齊王
董憲為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
建率眾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

永反音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

鬱今亳州縣也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封吾為剡

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還保西防

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蘇

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剋而建兄子

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

董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

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

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桃鄉故城在今兗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為冀州牧將

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位

以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

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解見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與蓋延

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

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

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

曹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

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

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

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

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

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

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

大破之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

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新陽新陽縣屬東海郡帝先遣吳漢擊破

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

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北丞音時證反帝至

蕃蕃音皮又音婆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之食

當退勅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

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之佼

疆縣東北繒山即其縣之山也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山繒縣名故城在今沂州丞

迎憲入郟城兵漢等復攻拔郟憲與龐萌走保朐縣名屬東海郡今海

州朐山縣西有朐城秦始皇立石少為東關門即此地也劉紆不知所歸軍士尚扈斬其首

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朐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

贛贛音貢瑜贛音貢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

吳漢下朐城進盡獲其妻子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

皆已得矣為吳漢所得也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閒

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音防預方與人黔

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為列侯黔陵關內侯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

攻傍縣下數城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

閔為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閔為檄曉喻吏人降得贛

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

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

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劇縣

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以弟弘為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藍弟壽

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

皆下之步拓地寔廣也寔斬兵甲日盛王閔懼其眾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閔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閔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閔關掌郡事關通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為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為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官王閔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汲黯目公孫弘之詞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為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

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

悉將其眾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

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

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

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帝乃遣使

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

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後與家屬

居洛陽王閔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

弘藍欲招其故眾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

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

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

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閔白元后

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闈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宣德殿闈宮中門也舉手叱賢

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

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

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閔乃出為東郡

太守閔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三

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為廬江屬令王莽每郡置屬令職如都尉

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為偏

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

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為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

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楊武將軍馬成等擊憲

閔舒廬江舒縣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也

也見韓非子也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

黨享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屯潯山攻殺安風令潯山安風皆縣名屬廬江

廬江和潯縣故城今壽州也楊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

江人陳衆為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曉喻其意而降之也於是乘單車

駕白馬往說而降之潯山人共生為立祠號白馬陳從事

云

彭龐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容

貌能飲飯飯音扶遠反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已者宏與何

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為郡吏地呈中為大司空士王莽時九卿分屬三

公每一卿置元士三人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

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抵歸更始立使

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謂幽并也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

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涿縣西北也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龍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狐奴縣名屬漁陽郡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邺鄆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負恃也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劍又倚以為北

彭龍

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且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為少府王莽篡位時為更始將軍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快快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質穀質易也積珍寶益富疆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在譜已之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
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
使要誘况况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
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
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也若汝北軍必敗矣寵果
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
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
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
八千騎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
豪傑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為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無
變前書音義曰以和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
遂攻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
曰寵嘗夢
袒冠憤踰城見徒推之又寵堂上聞
婦慕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不得也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

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
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坐之室
非正室也蒼頭子密等三人因
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
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東
觀
記曰妻入驚曰奴反奴
乃捧其妻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呼奴為將軍
發其赦已也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
兒我素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
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
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
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
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停
也書成即斬
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詔闕封為不義侯

明旦閣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以子后蘭卿為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盧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

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州安

定縣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

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

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

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

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

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

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

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

故平定西方故以為號

使使與西羌

匈奴結和親單于曰匈奴本

漢約為兄弟

高祖時與單于約為兄弟

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

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

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今

尊事我乃使匈奴王將數千騎迎芳

匈奴音古

芳與兄禽弟

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為漢帝以程為中郎將將胡騎

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

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

五原塞

塞屬五原郡因以為名

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為

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

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

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

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

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

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
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
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
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旌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
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
為五原太守封鵠胡侯舊謂珠鑿之故以為名昱弟憲武進
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與閔堪兄林使
使請降乃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林為代太傅賜繒二萬
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奔在
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
連羗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並
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覲覲望也期於奉成宗廟興立

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
躬率衆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肺附若肝肺相附著猶言親戚也
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為代王使備北藩無以報塞重責
真必欲和輯匈奴輯音才入反郭景純云古集字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負猶董背也言董
奉天子王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
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
憂恐乃復背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
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
國胡與芳為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
有駁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
連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呂忱云訢古欣字率
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真縣真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幾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代祀虞之代數

也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

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

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詩序曰甘棠美

邵伯也邵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又况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

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因時據攘苟恣縱而已

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彊歲月之間掘彊謂疆梁也前書伍被謂淮南王安曰掘彊

江淮之間苟延歲月之命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言此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靈而憚畏之也

扶員曰天地閉革革故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野戰群

龍龍其血玄黃又曰羣龍無首吉也昌芳僭詐梁齊連鋒梁王劉永齊王張步

寵有疆地據漁陽也憲策深江起廬江也實惟非律代委神邦易曰師出以律律法

舊唐書

也言及叛非用師之法故更代破滅委棄其神臯之國伏於光武也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卷二十一

七

魏晉公孫述列傳第三

後漢書十三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魏晉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

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少仕州郡王

莽國師劉歆引晉為士

王莽置國師位上公上其屬官也莽制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

士_三歆死晉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更始立而莽

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異人周宗謀起兵

應漢晉止之曰夫兵凶事也

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宗族何辜崔

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

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

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

崔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

咸謂晉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晉辭讓不得已

曰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能用晉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

諾晉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

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望

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

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

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

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

兆除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

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

史奉辟而告史祝史也璧者所以祀神也祝畢有司穿坎下庭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

而盟鄭玄注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如書於上而禮之牽馬操刀奉盤錯鋌遂割牲

而盟臣賢按蕭該音引字誤即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栴之間謂蓋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撻酒

應劭云留犁飯匕也撻攪也以上攪血而飲之今亦奉盤錯匙而飲也

此而言錯即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

興輔劉宗如懷姦慮明神殛之殛誅也高祖文皇武皇禋墜

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

將軍曰鋌不濡血軟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

羶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

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

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

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

尹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

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

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詐符書莽遣

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辰飾文以

為祥瑞大風毀莽王路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六十圍莽乃曰念

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謂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曰皇相張父子僑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

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書朱

策文者除以為邸至五十餘人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為言也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畧舉大端

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禍福之應各以事

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

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度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

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乎呼嗟告

天以求被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博心大哭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一數欲

至萬世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

帝終以計數至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莽

于萬世傳之無窮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莽

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田為王田

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規銅山澤奪民本業澤不得拜取

造起九廟窮極土作莽九廟一曰黃帝太初二曰虞帝始祖昭

廟三曰陳胡王統相四曰齊故王代祖昭

廟五曰齊北慈王王祖穆之廟六曰濟南伯王尊廟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

尊廟穆廟八曰陽平項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皆重屋太祖廟

西南北各四十大高十七丈餘半之為銅薄櫨飾以金銅發冢河東

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

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法冠長夜

冤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妄族眾庶行炮烙之刑除

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灌以醇醢

裂以五毒莽以毒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醢政令日變官名月易

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

兩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

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吏民目亂不知所從商

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為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

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謂六也皆令增重賦欽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

輔禮記曰苞苴篚筥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上下貪賄莫

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莽特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

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殷積數十

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彊胡

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為侯

攻殺其王即怨怒不附莽調牂柯大尹周敞詐殺邯鄲承起兵

西侵羌戎東摘歲貊擄獲也西羌靡骨傳幡等怨莽奪其地

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郡疆迫之皆亡出塞為寇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郤江

海之瀕滌地無類瀕涯也滌蕩也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

陷饑饉之所天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

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

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隳也

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

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眾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餘並見光武紀今山東

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

威命四布宣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

高祖之舊制脩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

夷復其爵號莽貶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單于然後還

師振旅橐弓卧鼓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戰千戈戰橐弓矢橐韜也卧猶息也申命百

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懺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詔乃勒

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

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

詔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

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

莽詔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

後漢書卷六十三

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
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
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初始也英

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囂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

郭隗想望樂毅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

樂毅自魏往燕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

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勲方緝今後

又並會羽翮比肩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均至無者苟之

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濫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挈

去就之分誠終不替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

乘偏舟於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吳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乃其輕寶珠上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偏舟於五湖

各犯謝罪文公亦遂巡於河上遂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紉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夫以二子之

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行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

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

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願將軍勉之

囂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

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

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

即位河北囂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

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

者召囂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

使執金吾鄧曄謝承書曰曄南陽人也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

曄人勁悍廉直為名將

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西頭門亡

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

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賢器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

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莽改清河為平河為掌野大

夫平陵范遂為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為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

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酌申屠剛杜林為持書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楊廣王

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為大將

軍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為可陽者誤也杜陵金丹之屬為賓客由此

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

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器迎擊破之於高

平縣名今原州高平縣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器為西

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

器遣將軍揚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名屬安

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器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

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慰安也藉

之良甚也慰而薦藉時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器

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

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那事殷孔子曰

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但駑馬鈇刀不可彊扶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

也以錫而色青賈誼云鈇刀為鈇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曰蘇

言駑馬鈇刀不可彊扶侍而用也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之知往見

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

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日而價十倍也而蒼繩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之尾

得以絕羣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之尾乃騰隔

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驥得使蒼蠅絕羣也見敞傳

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
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
輔躑躅猶微將軍之助則咸陽以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
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
角力角力猶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
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
之時故舉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自今以後
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自是恩禮愈篤其後
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
自以與述敵國耻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
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
帝以示囂因使計蜀以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二

泥書印

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盧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
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
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
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
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待囂聞劉永彭寵皆以破滅
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鐔羌侯胡騎校尉
二千石也鐔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
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
喁謂之太平喁喁衆口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
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
建秦曲等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羈旅之危國
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

後漢書

卷三

一

馬最疆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河

秦外山而內河左元請以一九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

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

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前善曰樂曰圖王不

要之魚不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神龍失執即還與虻

蚓同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蠶心然元計雖遣子入

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記

先去餘稍稍相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蠶子內侍公孫

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

騰書隴蜀說文曰告示禍福蠶賓客掾史多文學士每所

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若尤加意焉蠶

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

銚期持珍寶繒帛賜蠶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州亡失財物帝

常稱蠶長者務欲招之間而歎曰吾與隗蠶事欲不諧使

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今乃謂蠶

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蠶復上言白水險阻棧

閣絕敗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又多設支閼支柱知其

終不為用巨欲討之巨猶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

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爾書喻旨蠶疑懼即

勒兵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伐木塞道

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蠶戰大敗各引退蠶因使王

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

之蠶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巨蠶不能

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

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詞也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

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

死骨不朽有司以置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

至汧汧水名因以為縣屬右扶風賜置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

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

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置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

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

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

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置知帝審其詐遂遣使

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置為朔寧王欲其寧靜北邊遣兵往來

為之援執秋置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陰槃縣各屬安定郡今涇州縣

馮異率諸將拒之置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

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

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雒侯遵字子春霸陵人

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置舉兵而常有

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勦力不避矢石者

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

又數勸置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置不從故去焉八年

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置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

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王子蓋塞雞頭道

自悉其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兵助置攻

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

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置必敗滅而與牛邯

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

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置必敗滅而與牛邯

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

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置必敗滅而與牛邯

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軟盟為漢自
 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同洛謂東都也無所
 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
 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真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
 都以歸本朝生民已來臣人之執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
 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六處言所識不遠也人人抵掌說立抵側擊手也戰國策曰蘇秦
與李兌抵掌而談也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
 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旋腕垂涕登車
悅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披膽以言之幸蒙封拜得延論議遵為太中大夫在論議之職每及
 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眾已在道路具
 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扼當軍衝視
 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滓之中而不滓

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

杖劍以歸漢鮑叔曰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其

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芻

參之有識耶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眾歸命洛陽拜為

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

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

相見保無佗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曰橫為齊王

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

必不歸降遂如黥布云欲為帝亦任之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

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

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

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

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

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

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

駕東歸穎川賊起月餘楊廣死囂窮因其大將王捷別在戎

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

取罷丞音紀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羊傳數月

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

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

遂得入城迎囂歸巢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

天水隴西復反為囂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糗補成注

周禮曰糗熬大豆藿米恚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謡曰出吳

也說文曰糗乾飯也王元周宗立

囂少子純為王明年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落門縣名

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元留為蜀將及輔威

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眾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

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次錄曰平陵之王惠孟牛邯

字孺鄉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

杜林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為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

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援引也假制明神謂高祖孝文迹夫創

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通於漢

左傳曰介於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執百二者以秦地險固二萬

二大國之間區區兩郡隴西天水以禦堂堂之鋒言光武親征之也

戰至使窮廟策竭征徃身歿眾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

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四方桀桀者皆士至投死絕元

而不悔者矣元喚龍也謂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譽生回

後漢書

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於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為此議者寡故未

也若置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為敵則不謝西伯也嗤笑也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哀帝

時以父任為郎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為後父仁為

河南都尉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為都尉秩比二千石也而述補清水長清水縣屬

州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月餘

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

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言明察也王莽天鳳中

為導江卒正居臨邛王莽改蜀郡曰道守江太守曰卒正臨邛今邛州縣也復有能名及更

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

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維縣商今商州商維縣也維縣屬廣漢郡今益州縣

也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王莽改益州為庸部其牧宋遵也衆

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

意惡之召縣中豪桀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

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

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

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桀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

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

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

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為姓

秦始皇有將垣斷東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成自稱輔漢將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

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

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本或作恢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綿竹縣名屬廣

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

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枚乘諫吳王曰湯若武之士不過百里若

奮威德以投天隙天特之隙也雷朝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

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為蜀王都成

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彊遠方士庶多往歸之叩笏君長管

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無

日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戶有橘柚之園又曰瓜疇芋

躄鵲至死不飢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各材竹幹

器械之饒不可勝用竹幹竹箭也內盛又有魚鹽銅銀之利丙

中杜襲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史記曰楚肅王為軒關

出海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其朱提界出銀朱音上朱反提音上移反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

縣巴山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

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

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

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

命言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云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

也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二

為期說文云音私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

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

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

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都故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以

李熊為大司徒以其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改益州

為司隸校尉蜀郡為成都尹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為司隸校尉部置河南

後漢書

尹故述越雋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

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有白水關也北守南鄭在今梁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北也

將軍任蒲從關中下江州關中江州皆屬巴郡關中今隆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東

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

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眾以萬數莫知所屬

多往歸述持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比自拜為將軍遂大作營

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

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公蓋以帛飾其蘭也多刻天下牧守印

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眾出陳倉與

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

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為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

叔牙南陽人東觀記曰汝陽縣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

破散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

縣眾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豐敗故

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

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

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

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荆州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各屬南郡今

破州縣也汝城在今縣西北招其故眾因欲取荆州諸郡竟不能剋是時

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錢以鑄錢百姓負幣不行蜀中童謡言曰

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

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

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

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

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明漢至平帝十二代

歷數盡也據漢十二帝言十一代者并數呂后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

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錄運法括地象

並河圖名也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

也乙卯能制絕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

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

之瑞數移書中國真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

讖言公孫郎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庚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

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符瑞言不足效也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

耳何足數也數責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

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宜留三思署口

公孫皇帝述不答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

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

秦所不能廢也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聖書

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言漢祖起自布衣無

公劉太王之業也故乘諫吳王書曰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起於行陣之間躬自奮擊兵破身

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軍敗謂戰於睢水上為楚所破後得韓信軍復大振也創

愈謂在於成臯間項羽賦傷漢王曾後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於滅亡也

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附威加山東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

方一尾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

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章句謂鄭興等

也處土謂方望等也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

帝釋關隴之憂以置居西無東之意故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

有其三使西州豪桀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聞使謂來歙馬

援等也攜貳謂王薄鄭與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

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

變王氏即王莽也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

倚巫山之固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也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

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莫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

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

邛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眾鄒陽云周用烏集而王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亟急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

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邛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

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

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驂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旒雲罕

鳳皇闕戟皮軒鑾旗旌騎諸頭之驛也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闈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群臣多諫以為成敗未可知

戎士暴露而邊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

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曰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

尚白故

改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

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

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

而置將王元降述以為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

池河池今鳳州縣也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

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夷道縣各屬南郡故城在今峽州宜都縣

西因據荆門荆門山名也在今峽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趾在山上十一年征南大將軍

岑彭攻之蒲等大敗述將王政斬蒲首降于彭田戎走保

江州江州縣各屬巴郡故城今俞州巴縣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縣名

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揚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

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

將來歟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歟述復令刺殺岑彭

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為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

臧宮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

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下北頓

開示恩信勿以來歟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

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

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無

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

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

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

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

偽建旗幟幟幟也幟音昌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

南四南四偽建旗幟幟幟也幟音昌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

多集上

軍後龍擊破漢漢隋永綠馬尾得出十一月滅宮軍至咸

門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

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

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

被刺洞脅憤焉吳漢傳云護軍高午奔陣刺述殺之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

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

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

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

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豈更吏職何忍行

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鹿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鹿

失斬將弔人之義也良猶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

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匡蒙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盃而攻拔中山

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為大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葬之其

應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謂李業譙玄等見獨行傳程烏李育以有才幹

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丁未定自立為南越王番禺縣屬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

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馮

資徒以文俗自喜遂能集其志計道末足而意有餘不能

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以高深自

安昔吳起所以斬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

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王者異日

談也于寶晉記曰吳王孫皓將其子蓮等泥首面縛降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時天數有違

不在險

江山難恃違猶失也

公孫述列傳第三

宗室四王三族列傳第四

後漢書十四

南宋法華譚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齊武王縯字伯升

縯引也音衍

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

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未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

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

起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四方潰亂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

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

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人

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

柱天者若天之柱也

使宗室劉嘉往

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

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

列傳第四

列傳第四

夫甄阜屬正梁立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
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
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北陽縣有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黃淳水元
注水經曰諸水二湖流注合為黃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黃淳水阻
聚又謂之黃淳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蕭該音淳作淳者誤臨泚水阻
兩川澗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
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
宜秋宜秋縣名在沘陽縣乃往為說合從之執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
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
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
兵自東南攻梁立賜至食時賜陳漬阜軍望見散之漢兵
急追之却迫黃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
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

伯升乃陳兵營衆焚積聚破金甌鼓行而前破金甌示必死也
畏也史記曰項羽北救趙渡河沈船破金甌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斬首三千
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
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
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歎之
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自阜賜死後
並作淳案說丈云歟臬也廣雅淳的也淳音之允反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
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
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
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
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
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

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
勝項籍即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為功遽自尊
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前書宋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非計之
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
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
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史記曰趙武靈王欲被胡服肥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
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王莽改令長為宰東觀記曰其宰清臨也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
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
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

齊武王

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王玦繡衣御史武帝時置

玦者尊寵之也缺也令早决斷

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

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

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

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他名在新豐東七十里

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

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貴將朱鮪等也光武深疑之

嘗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

稷數陷陳漬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

魯陽縣屬南郡今汝州魯山縣也

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

為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

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

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口害之有二子建武二

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

齊王

齊王

三

五年追謚伯升為肅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

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

試守者稱職滿歲為真平陰縣屬河南郡應劭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魏文帝改為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齊州平陰縣東北五里亦有平陰

城遷梁郡太守立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煬王石

嗣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為下博侯

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為鄉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

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續漢志奉車都

尉北二千石無負掌御乘輿車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讒訴建

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晃及弟

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生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

剛爵為庶人徙丹陽丹陽故郡城在今潤州江寧縣東南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

君正屏有所不聽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何不自障也示不礙臣下宗

尊為小君

諸侯之妻稱曰小君

宮衛周備出有輜軒之飾

輜軒有擁蔽之車也列女傳曰齊孝

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妃后輸闕必乘安車輜軒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內飾則結綢繆所以正心一意自啟制也入有

牖戶之固始不至如諸者之言

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事曰詎加詎焉曰諸

晃剛愆

乎至行濁乎大倫

濁猶汙也倫理也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甫刑二千莫大不孝

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貶晃爵為蕪湖侯

蕪湖解見章紀削剛戶二千

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于法理以墮宗緒緒引也其遣謁者

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

以伯升首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

後及崩遺詔令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為齊王是

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

安十一年國除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

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下客謂毛遂馮援之徒也其慮將存乎配

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堂將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

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新野宰潘臨云

請蜀公一信而降赦彭岑以顯義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封彭

為歸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謂不用樊宏光武之言忽輕也

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蠆蝎也左傳臧文仲謂魯君曰

君其無謂却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詩周頌也

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為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頓君

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嫺胡間反說文嫺雅也嫺都性婉順自為童女

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

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

人樊巨公收斂焉建武二年封黃為湖陽長公主伯姬為

北海靖王與

寧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戶安追爵元為新野長公

主十五年追謚仲為魯哀王與其歲試守緱氏令為人有

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續漢書曰弘農縣吏張申

有伏罪與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早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視事四年上疏乞骸

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

海續漢書曰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也故徙興為北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

為臨邑侯臨邑縣屬東海故城在今濟州東亦名馬坊城也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為

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二十九年薨

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

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乘輿尊者居中執轡在左

興初禁網尚濶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

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

後漢書

卷一百一

五

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

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無負掌奉王使京

璧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爾雅曰肉倍好謂之

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

吁子危我哉吁音干孔安國注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也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

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初靖王

薨采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為分

然後隨以金帛贖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

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

草書尺牘十首說文云牘書板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

平十八年封基三弟為縣侯三弟為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

海王與

弟毅為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不除其國

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為北海王奉睦後立

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

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曾為北海王是為頃王延

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為亭侯曾立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立

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初臨邑侯復

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

賈逵共述漢史傳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駒駘及從兄平均

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駒駘入東觀與

者僕射劉珍珍與平望侯毅並任文苑傳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駒駘

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為蕭

光武元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

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請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
閣令人視之還白方坐
良復譴呼上言不可謹露明且欲去前白
曰欲竟何時請嚴將軍所良意
下曰我為許汝耳當復何若乎
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

危亡而反共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

敗良妻及二子皆被害結其漢書曰卓賜後書於良曰老子不
率宗族軍緒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更

始立以良為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

奔洛陽建武二年封良為廣陽王五年徙為趙王始就國

十三年降為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薨于京師凡立十六

年子節王栩嗣栩音况建武三十年封栩二子為鄉侯建

初二年復封栩十子為亭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嗣

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為亭侯元年封商四子為亭侯商立

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一年薨子惠王乾嗣元初五

年封乾元弟為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婢小妻小妻

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刑中丘縣王官門有兵衛亦為司馬門東觀

宿亭令一金盜販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
州內丘縣西隨室時郎中南陽程堅素有志行拜為乾傅堅輔

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刻上復所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

子為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豫薨子獻王赦

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

為崇德侯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東觀記初名光武族兄春陵康侯敞之

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春陵

鄉為春陵侯買卒子戴侯能渠嗣能渠卒子考侯仁嗣仁

以春陵地執下溼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東觀記曰考

侯仁於時見

戶四百七十六上書願城戶徙南陽留守男昌守墳墓元帝許之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

水鄉猶以春陵為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

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

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荊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續漢書曰

侯等助祭明堂以刻蓋戶二百歲餘會族兄安衆侯劉崇起兵安

敞以有行義拜為廬江都尉也歲餘會族兄安衆侯劉崇起兵

康侯丹長沙定王子王莽畏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東觀記曰敞臨

廬江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人守曰

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先是平帝時敞與崇俱朝京師

助祭明堂平帝時王莽輔政給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崇見莽將

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回社稷

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元后高皇帝所以分

封子弟蓋為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援相黨

乃為社娶高陵侯翟宣女為妻宣丞相方進之子也襲父侯爵

為妻宣使婦子姬送女入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

女社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為士卒先莽

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為侯者

皆降稱子食孤卿祿私者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

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後皆奪爵及敞卒社遂特見廢又不得

官為吏社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

社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繫宛獄及

漢兵敗小長安社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

更始立以社為太常將軍紹封春陵侯從西入關封為定

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社乃間行

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社先至光武見之歡甚東觀記曰社

以建武二年

二月見建武二年封為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追謚

於懷宮故為康侯十一年社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

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社薨年四十三謚曰恭王竟不之國

葬於洛陽北芒十三年封社嫡子平為蔡陽侯以奉社祀

平弟堅為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置

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陵縣十八年立考

侯康侯廟北園陵置齋夫齋夫本鄉官主知賦後多少平其詔

零陵郡奉祠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臘歲終祭

置齋夫佐吏各一人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

顯宗更封平為竟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

嘉嗣

泗水王欽字經孫欽音許及反光武族父也欽子終與光武少

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更始立欽從入

關封為元氏王終為侍中更始敗欽終東奔洛陽建武二

年立欽為泗水王終為淄川王今淄州十年欽薨封小子燁

為堂谿侯燁字林云灼也音克善反續漢志汝南吳房縣有堂谿亭燁或作輝奉欽後終居喪思慕

哭泣二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為即侯即縣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即音其邑反

奉終祀又封終子鳳曲陽侯曲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响山縣西南欽從父弟

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先職續漢志曰茂自號為劉先職亦聚眾

京密間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東稱厭新將

軍攻下潁川汝南眾十餘萬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眾降

封為中山王十三年宗室為王者皆降為侯更封茂為穰

侯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為人謙遜

永平中為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浮

弟尚末元中為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絕延光

中護從兄環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取伯榮為

妻得紹護封為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敗貶爵為亭侯

安成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

也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

宅同拋普交才財產結客報吏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為郡縣

亭長妻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騫賜兄欲為報怨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

更始既立以賜為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為大

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為奮威大將軍代

賜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

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

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

過河是日以賜為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

都長安封賜為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

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置後赤眉破更始賜

所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乃西之

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為慎

侯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十二年更增戶邑定封為安成侯奉

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蒙謙私時幸其第恩賞特

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為營冢堂起祠廟置吏卒

如舂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閔嗣三十年帝復封閔弟嵩

為白牛侯白牛蓋坐楚事謂楚王辭語相連國除

閔卒子商嗣徙封為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為更始討

也今在鄧州東也

也今在鄧州東也

也今在鄧州東也

也今在鄧州東也

也今在鄧州東也

平汝南因封為汝陰王汝陰屬汝州南郡故城即今潁川郡汝陰縣也信遂將兵平定

江南據豫章光武即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

陽降以為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續漢志慶字翁敖春陵侯敞

同產弟順與光武同里閭開里門也少相厚更始即位以慶為

燕王順為虎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為亂兵所殺順乃

間行詣光武拜為南陽太守建元二年封成武侯成武縣屬山陽郡今

曹州縣也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六安即廬州也

因拜為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十一年

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子遵嗣坐與諸王交通降為

端氏侯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

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子二人為鄉侯初

順叔父弘東觀記曰弘字儒弘徐先起義兵卒娶於樊氏皇妣之從妹也主二子

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為

甘里侯潁川潁上縣西北有甘城國為弋陽侯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也敏

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聞東觀記曰梁字

少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

卒東觀記曰病筋攣卒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續漢志曰憲字翁君春陵侯敞

同產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

長安習尚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

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為偏將軍及攻破宛封

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

嘉為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眾數十萬

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屬川縣也下辨縣名今成州同谷縣也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谷口谷口縣故城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屬元水經注曰涇水東經九峻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戮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言嘉乃因來款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為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十三年封為順陽侯秋復封嘉子廩為黃

順陽侯嘉

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削為南鄉侯永平中參為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以義舉兵乘風雲之會也合兵千匪圖亡我天工

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宗室四土三侯列傳第四

李主鄧來歷列傳第五

後漢書十五

漢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澄傳汝舟校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

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刀

事劉歆好星曆識記為王莽宗卿師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

之故曰宗卿師也通亦為五威將軍從事出補丞丞有能名王莽置五

事謂驅使小官也前書秦御史監郡蕭何從事莽末百姓愁怨通素

聞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

為閭里雄以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

陽騷動騷亦動也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

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

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

即遣軼往迎光武

續漢書曰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為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然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

獨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車佩刀廣之至通舍通甚悅握上手得半車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

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

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

度計度也音太各反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

相約結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

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罷義誅

王莽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是也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

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阜也屬正謂梁丘賜也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春陵舉兵以相應遣從

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

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為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

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

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

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為請曰守聞

子無狀無狀謂倘大不可名言其狀也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

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

恩刎割也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

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

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

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并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

以通為柱國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為大將軍封

西平王軼為舞陰王通從弟松為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

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也光武

即位徵通為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

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宮五年
春代王梁為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虜將軍
王霸等十管擊于漢中賊賊謂廷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
於西城破之西城縣屬蜀漢中郡也還屯田順陽順陽縣各屬南郡袁帝改為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
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
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
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
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
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
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為大司空通
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
恭常欲避權執素有消疾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瘠首疾鄭文注云瘠瘵削也

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
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持進
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
少子雄為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
十八年卒謚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卒
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東觀記曰黃字作箕也李軼後為朱
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以功名終末平中顯
宗辛宛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安眾縣屬南陽郡故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眾侯劉崇
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並受賞
破王即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嘆以厲宗室安眾諸劉皆其後
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
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

後漢書

卷五十五

三

言之况乃億側微隱猖狂無妄之福微隱謂識文也莊子曰得狂妄行易無妄卦曰無妄

之往何之矣鄭玄注云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忘行而無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即史記宋英曰代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是也

汙滅親宗以缺一切之功哉望水曰汙言族滅而汙池之也缺

蒙毅負書不徇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於柏舉吳師入郢蒙毅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反

到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毅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毅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蒙毅怒曰毅非人臣也杜稷之臣也苟杜稷而食余豈

患無君乎遂棄於歷山也即墨用齊義雪燕恥燕史記曰燕昭王伐齊齊王賂出亡

宗廟下齊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即墨後齊田單以即墨擊破燕君悉復所亡城故曰雪也彼之趣舍所立其

殆與通異乎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東觀記曰其先鄧人常父博成王莽

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印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久之與王鳳王匡等

起兵雲杜綠林中聚眾數萬人以常為偏裨攻傍縣後與

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王莽遣

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收散卒入萇谿萇音力于反劫畧

鍾龍間盛弘之荊州記曰上水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臨沮州隋縣東北有三鍾山也眾復振引軍

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上唐唐帥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遂北至宜秋

續漢志曰南郡有宜秋聚也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眾俱敗於小長安各欲

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即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

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

常說以合從之利以利合從也常大悟曰王莽篡弑殘虐天下百

姓恩漢故豪桀並起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

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

結而去常還具為丹卬言之丹卬負其眾皆曰大丈夫既

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

將帥曰往者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篡位既有天

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疆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卓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為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

郡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今專命誅賞東觀記曰誅不從命封拜有功封為鄧王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良其也言苦軍事也每念往時共更艱危何日忘之更經也艱危謂帝敗小長安造常壁與常共破甄卓及王尋等也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常乃久事更始不早歸朝帝微以責之故下文云吾與廷尉戲耳詩衛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策馬揭也言執策以從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伯升與常深相結故曰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謂以廷尉行南陽太守赤眉之難喪心失望謂赤眉入長安破更始以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

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謂南陽也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

為羣臣言常以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

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前書曰左右曹

平尚封山桑侯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後帝於大會中拍常謂群臣曰

此家率下工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

常為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常

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

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

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斂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

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別

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處也六年春徵還洛陽

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

使者持爾璽書即拜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同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

那囂遣將過烏氏朝那縣屬安定郡也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羗諸

營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屯故安拒盧芳

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十二年薨于屯所謚曰節侯子廣嗣三十

年徙封石城侯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也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

連國除

鄧晨字偉鄉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記曰晨曾祖父

交趾刺史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嘗與兄

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讎語少公頗學圖讖

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

知非僕邪坐着皆大笑晨心獨喜東觀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

野舍晨廬其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

此天亡之時也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越謹犯者斬無須時於是春夏斬入都市百姓震懼也往時

會見死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

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

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越令上馬元以手搗曰行矣

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

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家墓宗族皆恚怒曰

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

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

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陵城在今鄭州

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

邳邳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

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穀

士千人積與迹同古字通用謂尋迹而厭之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封晨

房子侯房子今趙州縣也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為新野

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吳房今豫州縣也

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譙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辭之光武前語晨云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也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

野舍晨廬其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

此天亡之時也

會見死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

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

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越令上馬元以手搗曰行矣

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

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家墓宗族皆恚怒曰

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

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

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

邳邳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

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穀

士千人

房子侯

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

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譙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辭之

野舍晨廬其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

此天亡之時也

會見死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

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

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越令上馬元以手搗曰行矣

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

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家墓宗族皆恚怒曰

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

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

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

邳邳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

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穀

士千人

房子侯

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

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譙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辭之

野舍晨廬其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

此天亡之時也

會見死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

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

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越令上馬元以手搗曰行矣

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

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家墓宗族皆恚怒曰

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

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

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

邳邳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

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穀

士千人

房子侯

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

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譙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辭之

野舍晨廬其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

此天亡之時也

會見死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

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

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越令上馬元以手搗曰行矣

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

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家墓宗族皆恚怒曰

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

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

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

邳邳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

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穀

士千人

房子侯

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

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譙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辭之

野舍晨廬其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

此天亡之時也

會見死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

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

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越令上馬元以手搗曰行矣

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

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家墓宗族皆恚怒曰

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

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

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

邳邳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

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穀

士千人

房子侯

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

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譙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辭之

野舍晨廬其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

此天亡之時也

會見死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

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

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越令上馬元以手搗曰行矣

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

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家墓宗族皆恚怒曰

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

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

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

邳邳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

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穀

士千人

房子侯

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

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譙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辭之

野舍晨廬其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

此天亡之時也

會見死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

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

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越令上馬元以手搗曰行矣

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

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家墓宗族皆恚怒曰

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

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

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

邳邳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

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穀

士千人

房子侯

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

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譙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辭之

野舍晨廬其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

此天亡之時也

會見死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

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

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越令上馬元以手搗曰行矣

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

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家墓宗族皆恚怒曰

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

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

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

邳邳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

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穀

士千人

房子侯

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

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譙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辭之

野舍晨廬其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

此天亡之時也

會見死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

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

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越令上馬元以手搗曰行矣

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

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家墓宗族皆恚怒曰

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

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

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

邳邳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

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穀

士千人

房子侯

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

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譙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辭之

屬冀州於冀州所部郡課常為第一也

十三年更封南繡侯

繡音力入奉朝請復為

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

酒酣燕賞賜數百十萬復遣歸郡晨與鴻郤陂數千頃田

鴻郤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為害程方進為丞相奏罷之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

衍它郡也付饒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

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漢官儀曰長公主屬傅一人員吏五人驛僕駭五人私府長食

官長亦巷令家招迎新野主女鬼與晨合葬於北芒乘輿與中

官親臨喪送葬謚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棠卒子

固嗣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及反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

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揚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

東觀記仲作中哀帝時為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敬之

歙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

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以歙為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

以病去歙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漢

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歙大

歡即解衣以衣之東觀記曰解所被襜褕以衣歙也拜為太中大夫是時方

以隴蜀為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隴蜀也子陽稱帝道

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

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

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揚子法言曰聖人之

言明若丹青也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建

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

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時

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

元說器多設疑故又先豫不决先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先先行貌也音淫東觀記云狐疑不决也

歎素剛毅遂發憤質書翼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

與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翼子詢字伯春是臣

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

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翼翼起入部勒

兵將殺歎歎徐杖節就車而去翼愈怒王元勸翼殺歎使

牛邯將兵圍守之翼將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器與名

為家者畏怨重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言名與器不可交授也俱慎名器則下服其

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

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

在其間左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所以重兵貴和而

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質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

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先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

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折骸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楚不假

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遂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折骸以爨也小國猶不

可辱况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歎為人信義言

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

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歎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

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歎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

回中番須回中並地名也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卒雍州徑至略陽

也徑直也斬翼守將金梁因保其城翼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記曰

陽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乃悉兵數萬人

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歎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

發屋斷木以為兵器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

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眾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

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詔使留屯

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

蔽故得延命倭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

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高帝十

反於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購稀將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

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

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東觀記曰詔於升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詔歙率征西

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

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食趙匡

明年攻拔落門聚名也解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

縣皆降初王莽世羗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

為用及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皆營壘自守州

郡不能討歙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

等進擊羗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

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卿等襄武縣屬隴西雖平

而人饑流者相望流謂流離以就食也歙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

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

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

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

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

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

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疆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

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何人謂不知何人也臣不敢自惜

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

夫段襄骨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願陛下裁察又臣

兄弟不肖終恐被罪肖似也不似猶不賢也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

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歆攻

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

哉使大中大夫贈歆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

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歆有平羌隴之

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郟城縣東南也子裒

嗣十三年帝嘉歆忠節復封歆弟田為宜西侯東觀記曰裒宜西鄉侯

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歿衰卒以稜子歷為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

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

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右騎

日於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見前書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永寧元年

代馮石為執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為長公主二年遷歷

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暉等

共讒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託

元舅之親寶女弟為清河王慶姬即安帝嫡母也故寶於帝為元舅焉榮寵過厚不念報國

恩而傾側女奴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

絕周廣謝暉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

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郗吉等以為聖舍

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

中常侍樊豐王男郗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

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
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
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為太子當廢歷與太常桓焉廷
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
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
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宿留猶停留也是日遂廢太子
為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傅高允等允昌
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殺諷殺音丁外反宗正劉璋將
作大匠薛皓侍中閻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儀
儀音丑第五頡頡音下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
張敬續漢書曰符節書侍御史龔調龔調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羽林右
監孔顯漢官儀羽林左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障守光燕守

長樂未央廡令鄭安世等十餘人續漢志曰未央廡令一人長樂廡令一人主乘輿馬也
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為男吉犯
罪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群
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
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謹諱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
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
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
宜如明詔歷怫然字林曰怫鬱也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
今復背之屬近也通猶共也近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
若此乎周禮曰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
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
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為之震懼及帝崩閻太

後漢書

卷五

三

后起歷為將作大匠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
為衛尉殺諷劉瑋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倂音儀
丑良反丑良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為公卿任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
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車
騎將軍弟祉為步兵校尉超為黃門侍郎三年母長公主
薨歷稱病歸弟服闋復為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
定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時為虎賁中郎將定卒子
虎嗣桓帝時為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
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

贊曰李鄧豪瞻舍家從議鄧是代以吏二千石為少公雖字宗

卿未驗乎信也言蔡少公論議其事王常知命功惟帝念王常更

知命侯後歸朝上錄其款款君叔斯無言玷也方獻三捷永

功封為列侯故曰帝念

墜一劍小雅采薇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

後漢書

列傳五

三

鄧寇列傳第六

後漢書十六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盛高濂傳汝舟校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
 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
 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
 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
 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
 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
 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間語也禹進
 說曰更始雖在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必萬
 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
 將皆庸人屈起屈音求勿反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

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

離折論語曰邦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

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

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

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即起兵光武自

勦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

樂陽縣名屬常山郡從至廣阿東觀記曰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

厲眾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

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

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

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史記蘇秦說趙王曰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尺

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

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

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

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蒲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

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

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眾大集王

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豐并關中而方

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度故授以西討之略

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

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為軍帥李文李春

程慮為祭酒慮字或為憲字馮愔為積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軍

宗歆為車騎將軍鄧尋為建威將軍耿訢為赤眉將軍左

于為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

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

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

八度大陽欲攻禹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社預云河東大陽縣也禹

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於

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

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帥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

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

更理兵勒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

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

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

疆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

承制拜李文為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

月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策曰制高祖曰運

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曰運

中决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

訓汝作司徒茲敷五教五教在寬五品五常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務在

寬今遺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為鄼侯食邑萬戶敬之哉鄼鄼縣屬

也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

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歆左輔即左馮翊也引其衆十萬與左

馮翊兵共拒禹於衙衙縣名屬左馮翊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

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

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紀綱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

而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或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光武皇帝本紀第六十一

柱作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滿其車下莫

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

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

仰之積仰猶待也音魚向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

鮮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

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

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

引軍北至榆邑榆邑縣屬在扶風故城在今禹所到擊破赤眉

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

降禹遣詣京師京師謂洛陽也公羊傳曰天子所居曰京師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

不進兵下勅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惶惶無所

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

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大要縣屬北地郡

遣馮愔宗歆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

禹遣使以聞帝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

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

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眾

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

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

更封禹為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

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

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

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

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

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
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
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
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
遂數以飢卒徵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
眉遂為所敗眾皆死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
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
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間遣
禹護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
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
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
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也昌安夷安並屬高密國昌安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外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城也淳于縣名屬北海郡故城

禹

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
官罷續漢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罷也以特選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
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
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
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
岱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
尊寵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
為郎永平元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
長子震為高密侯龍為昌安侯珍為夷安侯禹少子鴻好
籌策永平中以為小侯引入與議邊事帝以為能拜將兵
長史率五營士屯鴈門肅宗時為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
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出塞追畔胡

卷六

傳

五

逢侯坐逗留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尚顯宗女沁

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以后舅

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

卒子成嗣成卒子襲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為少

府襲卒長子某嗣少子昌襲母爵為舞陰侯拜黃門侍郎

昌安侯襲嗣子藩亦尚顯宗女平阜長公主平阜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

武德和帝時為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

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為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國半

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

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上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為饋諸侯也康

太后從兄以親為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

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

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

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者宿皆稱中大人

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詬罵也音曰

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

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隲誅隲音安帝徵

康為侍中順帝立為大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

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謚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斯最作事

謀始之幾也幾者事之微也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也鄧公穰糧徒步觸紛亂而

赴光武方言曰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

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

矣及其威損相邑兵散宜陽禡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

歲繞音直紙反又較紙反龍章袞龍之服也謂為赤眉所榮悴交

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

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顯

宗即位初以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東觀記曰

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大醫

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亦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

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為求火不得乃永平中理虜沱石

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倉爾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

是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欲令通漕水運太原吏人苦役連年

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隘音乙前後沒溺死者不可

勝筭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隱括

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知大功難立真以上言肅宗

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

營兵屯孤奴以防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

郡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

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贏者舉國念

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鮮卑聞其威恩皆

不敢南近塞下東觀記曰吏士常大病瘡轉易至數十人訓八年

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歸閭里東

記曰無人思慕元和三年盧水胡反畔以訓為謁者乘傳到武

威拜張掖太守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

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

紆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

禮云六事

日盟小

事曰盟小衆四萬餘人期冰合度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

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

多雖首施兩端首施備首備也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

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

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義者咸以羌

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

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

說文曰帑金帛所藏音它莽反涼州吏入命縣絲髮盾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

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

及所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

掠劫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

皆言漢家常欲開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

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

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

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

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

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

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

谷東觀記四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

小榆兩谷名也見西羌傳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

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

於葦上以度河葦木筏也音步佳反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

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

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

餘頭一種殆盡

一種謂迷唐也

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

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

東號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緩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

令歸郡唯置施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

理城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憲

以訓曉羌胡之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為諸竇所

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離遭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閨門甚

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四年冬

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

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

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口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

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前烏桓吏至空城郭使

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僞僞歎息曰此義也僞音義乃釋之

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

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

壽敬侯平壽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中官口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隲

京隲弘閻隲音口隲字昭伯東觀記隲作陟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為貴人隲兄

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喜皇后隲三遷虎賁中郎

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隲也隲虎賁中郎將弘閻皆侍中殤

帝崩太后與隲等定策立安帝隲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

郎將自和帝崩後隲兄弟常居禁中隲謙遜不欲久在內

連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隲上蔡侯隲葉

九

九

侯弘西平侯

西平縣屬文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西

閻西華侯

西華縣屬汝南郡也

食

邑各萬戶嚙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嚙等辭讓不獲遂逃

避使者間關詣闕

間關猶崎嶇也

上疏

自陳曰臣兄弟汗穢無分可

採

言無分寸可採採也

過以外戚遭值明時

過誤也

託日月之末光被雲

雨之渥澤

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又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並統列位光昭當

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

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

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

造成也仍頻也

崩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太宗聖策定

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

並享大封

猥曲也

伏聞詔書驚馬

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

外戚上官安霍禹之屬皆被誅戮也

退自惟念不寒而慄

惟思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前書曰義縱為定襄太守郡中不

寒而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

兇弟內相勅厲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

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

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嚙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

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嚙將左右羽

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嚙西

屯漢陽使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

時以轉輸疲弊百姓苦後冬徵嚙班師也朝廷以太后故

遣五官中郎將迎拜嚙為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

迎中常侍齋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群

臣賜束帛乘馬

駟馬

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遭元二之災

臣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者言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勝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申糾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人土荒飢死者相望盜賊群起四

夷侵畔隲等崇節儉罷力後推進天下賢士何熙役諷設性也音

丁外反又音丁活反羊浸李卻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揚震朱寵陳禪置

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隲兄弟並上書

求還侍養太后以閻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

及新野君薨隲等復乞身行服草連上太后許之隲等既

還里第並居家次閻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隲

還朝朝政更授前封隲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

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在特進及列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

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麻並宿幸其

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重伏生武帝時人諸儒多歸

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

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如贈位

御

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隲等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

即弘殯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

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十石修莫府冢上賜王衣梓宮

便房黃腸題奏輜輶車黃屋左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

送自蓋車也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

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黃門侍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百

戶五年惺閻相繼並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並從

之乃封惺子廣宗為葉侯閻子忠為西華侯自祖父禹教

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章帝竇皇后竇勳女祖穆及叔父俱尚主穆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

化後並坐怨望謀不軌被誅故鄧禹深引為誠者檢勅宗族闔門靜居闔門也隲子侍中鳳

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

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次軍糧檻車徵詣廷尉檻車謂以板四周為檻無

刑傳下

所見鳳懼事世先自首於隲隲畏太后遂髮妻及鳳以謝天
下稱之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隲為
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
太后又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閭候伺左右及
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隲弘閭先從尚
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和帝長子平原王勝無嗣
鄧太后立樂安王寵子得
為平帝聞追怒令有司奏隲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
宗葉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
隲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
隲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
忠皆自殺又徙封隲為羅侯羅縣屬長沙國隲與子鳳並不食而
死隲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

隲

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閭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
痛隲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櫬身上疏追訟隲曰伏惟
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王之
母也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揚帝太后與隲
定立安帝故曰是
賴功成身退護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
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又云鬼神害盈而福謙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
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申明也獄不訊鞠訊問也遂令隲等罹
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七人謂隲從弟豹遵暢隲
子鳳鳳從弟廣宗忠也屍骸流
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
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血祀謂祭廟殺牲
取血以告神也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
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為隲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
宗等故也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比會喪莫不悲傷之詔

宗等故也

還葬洛陽北芒舊塋

公卿比會喪

莫不悲傷之詔

遣使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
太后恩訓愍厲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騭宗親內
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騭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為郎中
擢朱寵為太尉錄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騭府稍
遷潁川太守治理有聲及拜太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
德早卒甫德更召徵為開封令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閻
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
嗣為閻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
延篤著書景觀官至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為桓帝后
帝又詔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為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
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後累
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

三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入川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
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
帝霍后成帝趙后平帝王

后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閻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
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攝位權重比以盈極被誅也非徒其橫

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孽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

焉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當先帝時或容免禍必貽
罪孽於嗣君以至傾覆數猶理也其致敗之理可得言焉何則恩

非已結而權已先之言外戚之家承隆寵於先帝不結
恩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情疏禮重

而枉性圖之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
主在其本性與之圖謀政事非心所好也來寵方授

地既害之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居
其地必須除舊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也隙開執謝讓

亦勝之君臣有階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
勢漸謝於是讒人構會尋亦勝也悲哉騭惺兄弟委遠

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樂毅
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力竭於
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

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

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謝趙徒隸况其後嗣乎事見古史考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况迎使者於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墮也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祗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

後漢書

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恂上谷急况然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按萃也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奔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非其人不可故難之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

後漢書

卷六

古

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
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
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五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
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
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
縣講兵隸賦隸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之苑多竹
也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轉以給軍士鮪聞光武北而
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入度鞏
河攻溫鞏溫並今洛州縣也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
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
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

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
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
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
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
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
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
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
輸前後不絕前書音義曰驪駕併駕也輦車入挽行也尚書升斗以粟百官帝數
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
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隣敵
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鮪
生之言而高祖悅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蕭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何鮪生謂何曰今君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

後漢書

列傳

十五

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者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請軍何從其計高祖大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為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眾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郡將謂軍部之下小將也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

寇恂

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史記曰秦王與趙王

王鼓瑟秦御史書曰其年某月趙王為秦王鼓瑟蘭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懌為擊缶相如顧趙御史書曰其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缶秦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如既罷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頗將軍吾念疆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盛供

具儲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滓酒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也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上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

分猶解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東觀記曰縣中

後漢書

列傳

十五

政理盜賊不入

三年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

即就也

又使驃騎將軍

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

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

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

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

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

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狡乘間相誑誤耳校備也說文曰誑亦誤也

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

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

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為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乃留恂長社鎮撫吏

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

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帝使持節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

中郎將來敎承制拜峻

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

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泚心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陔

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

大夫竇武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年不拔十年帝入關將

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從淮陽至高平長安為中

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

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

進軍及汧汧縣屬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也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

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

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

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

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

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
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
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
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
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
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
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
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產
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
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
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為涼侯涼縣屬肅州郡後徙
封損扶柳侯扶柳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也損卒子釐嗣徙封

侯釐卒子襲嗣恂女孫為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

志於永初間安帝永初元年登大恂留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左傳曰晉范武子會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之意怒以類者鮮矣而易

者賈多也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

齊不念舊惡然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論語孔子之言

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絜自貴於人少所與與也以

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

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

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

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

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自從臣聞天地

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

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

齒以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也而臣兄弟獨以無辜

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說文曰抵側擊也批音片支反抵音之氏反青蠅之人所共

搆會青蠅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指涕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以臣婚姻

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

章以被於臣欲使隊士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

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史記曰昔曾參之處費魯人又有與曾參同姓名幾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乃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其母猶生疑於三告尚

書背繩墨案空劾繩墨謂法律也不復質確其過實於嚴棘之下

質正也確實也說文云確音胡角反此苦角反嚴棘謂獄也易坎上六曰繫于獄墨慎于叢棘也便奏正臣罪司隸

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一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

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一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

疏

諛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為諂說張設機網復令

陛下與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

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髮剔墳墓但未掘墳出

尸剖棺露齒耳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音才賜友又在後反昔文王葬枯骨

解見順紀也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敦然道

傍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况於人乎故榮以自喻焉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

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

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

獨覩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沒溺

之命不意帶怒不為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怒矣淹恚不為順時

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剥痛於霜雪張羅海內

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負史記

曰楚人伍奢為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忌請殺奢奢子

自守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伍負者賜粟五萬石爵執主漢求季布無以

過也季布為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羽城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

驗之罪足以蠲除無驗謂無罪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

甫力甫始也止則見掃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

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

有沉淪之憂遠巖墻而有鎮壓之患精神足以感於陛下

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愆愆惡也主言元惡之足以陳

於原野備刀踞錮刑也國語曰刑有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

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

平臣之罪周禮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

而閭闔九重閭闔天陷筭步設筭阮舉趾觸罟罟置說文曰罟不

音浮也亦免網也動行經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

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左傳曰晉侯之豎頭

也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離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

凄風凄風寒風也左夏降霜雪月令仲夏行冬又連年大風折

拔樹木風為號令前書異奉曰此風者天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

倉廩靡節乏夏行封議獄緩死之時易中孚象曰君子願陛下思帝

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誡劉向說苑曰湯大旱

川祝曰政不節邪包道行邪諱夫昌邪宮室七年使人持罪祀山

營和女謂盛邪使人疾邪何不雨之極邪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臣

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重困固不為明朝惜垂盡之

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史記曰屈原事楚懷王王受讒疏

湘沅湘沅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史記曰伍子胥為吳行人被幸詔所

而死成以鴟夷浮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

無以自別於世屈原曰寧赴湘流不勝孤死首丘之情營魂

之於江中矣葬江魚之腹也

列傳下

二

識路之懷

禮檀弓曰古人有言狐死正首丘仁也楚詞曰願徑逝而未得魂識路之繁繁老子曰載營魄猶營魂也

犯三月

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訞毒痛

兩觀闕也孔子攝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然

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而未悔

楚詞曰雖九死猶未

也悲夫父主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

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

廩倉也浚深也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

隱空旁出舜既入深父乃與象共下土實之舜從空旁出去申生不辭

姬氏讒邪之謗

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用驪姬之讒而殺申生事見左氏傳也

臣敢忘斯議不

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句兄弟死

命

句乞也音蓋

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

陳情臨章涕泣泣血連

易曰乘馬班如泣涕連如言居不獲安行無所適窮困闔戶無所委仰者

省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勳

冠榮

隱靜其如愚

論語孔子曰吾也面言終日不違如也

子翼守溫蕭公是埒

埒等係也

兵轉食以集鴻列誅文屈西有剛有折

誅皇甫文屈於賈復

鄧寇列傳第一

山百十一

二

100

100

文政癸未

